



# 房子

□ 于爱民

我们八十年代的人，已不满足于农村建房，蜂拥奔向城里去买房。我们倒不必像父母那样在吃穿上过度抠门，但想去城里买套合适的房，压力也不小。

我和父辈这两代人，要说人生大事，房子，是绕不过去的。这两代为房子耗费了大半辈子心血。特别是我父母一代，他们成家立业正逢改革开放初期，建一所简陋的砖瓦房，也要省吃俭用，从一度电一滴菜油里抠出来。

也许再往下一代，二三十年后，小孩长大了买房，就如马云所说，买房像买葱一样容易，不是人生大事了。

几千年的发展量，都不如这几十年来得快。

杜甫住茅屋的时候，雨夜里用悲凉的声音咏唱了一句心愿：“安得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”。杜甫的愿望终于实现了，但也历经了一千几百年，何其漫长。

父母那辈，建一所砖瓦房子是极其艰难的。家乡有谚语“屋里打船，日夜不眠”，字面意思是说打造木船，操心得日夜都睡不好。“打船”是借押韵做比喻，指的就是建房子。

我住过老旧不堪的祖宅，住过脏乱潮湿的土坯房。再后来，大约1996年，父母建了简陋粗糙的没有装修的两层红砖小楼，住进了像点样的房子。我成家后，在妻子强有力的协助下，实现了县城买房，住上了“富丽堂皇”的商品房。

时光倒流四十年，我只有七八岁，一双赤脚踩在潮湿的泥土地上。天暖了就不穿鞋，梅雨季节，土坯房泥土地面湿漉漉的，下雨天屋内滴滴答答。阴潮的土坯房，没有一块干燥清洁的地方，土坯房如地牢阴暗潮湿。如今买的房子用上新潮的建材，装修起来熠熠生辉。没有人能想到四十年后，会有这样惊天动地的变化。在过去千年的时光里，发展的脚步竟是如此缓慢，只能说是我们幸运，生

在了好时代。

茅草房我没住过，小时候倒是见过不少，村里的茅草房多用来关牲畜或做茅房。

我结婚那年还住在老村简陋的屋里。乡下的红砖楼房已经落伍了。二十多年过去，乡民们已经在新址上建起了大片崭新而洋气的楼房，老村庄因1998年特大洪水废弃了。

结婚当年，儿子出生了，日子节节高升，前景美好，有了一点积蓄。大家热衷贷款去县城买房。妻子不甘落后，我不想有压力，对买房是无所谓的态度，但妻子坚决要买，只能随她。

2013年，在县城各楼盘转了一圈，好地段的房子都放弃了，承担不起贷款过多的压力，只好在县城角落里找，没多少选择余地。借款十万，贷款二十万，总价四十万在某小区买下了人生的第一套商品房。那是县城最东的城乡边界，住在城里又像住在乡下。

因经济压力，当时无法顾及到地段的重要性。偏僻的位置带来了诸多不便，住了五六年，妻子慢慢就不满意，一直想换。我犹豫不决，好地段固然向往，但房价很高，已经由当初的四千多飙升到七千多一平方米。新起的房子，质量、风格、小区设施等也在大幅提升，城中心的新小区确实诱人。但换房子需大额资金，我举棋不定。

妻子果断，把原来的房子卖了，再一次咬牙贷款，以单价七千多每平方米，买来了县城最好地段的房子，比原房子耗资翻倍。打造出了像酒店一样的家。此时我四十五岁了，妻子四十岁。身边已经没有积蓄了，一所好房子花去了我们半辈子心血。但是比起父辈们的艰难建房，我们还是轻松一点。

又一次搬入了新的房子，小汽车直接到电梯口，出门繁华，交通便利。起初，住进新家的感觉是美妙的。躺在沙发上，看着水晶吊灯，落地的真空大玻璃窗，窗外流光溢彩的

夜景就像一幅美丽的画卷。

我不想过多地描述房子。这种房子已经很普遍了，我的同事和朋友还走在了我的前面，生活质量都在提升，时代的快速进步就是这样不经意地来到，大家一起向新时代迈进。漂亮房子不是稀奇事，如今中国的城市和乡村，路边的漂亮房子目不暇接。

我有时会想起最早进县城的姑姑家，那是我小时候羡慕的家庭，他们很早就变成了城里人。那时我大约十岁，是1988年左右，姑爷进城工作了。我那时还住在土坯房。姑爷在单位集资分得了一套三室二厅的房，乡下没有几室几厅的时髦叫法。第一次从他那里听到“几室几厅”和“装修”这样的词，姑爷说房子要装修才能住。我那时不明白装修是什么，一直以为墙体砌好了，盖瓦了，就是住的房子。始终不明白装修是要在盖好的房子里干什么，因为我没有见过城里的房子。

孩子们对我买的新房子不会大惊小怪，我儿子甚至说房子不都是这样吗，难道还有其他住得很不舒服的房子吗？也无怪乎这些温室里的孩子，没有经历过贫穷和落后，就无从感受时代的变化。

十三岁的儿子躺在沙发上看大屏幕电视的时候，除了专注于娱乐节目，他不会关注房子的细枝末节，更不会关注房子的前世今生作任何感想。住过土坯房，见过茅草房，我的心情就不一样。

躺在新家梦幻般的床上，凝视窗外的时空，思绪纷纷……什么都在变，或快或慢，唯有时空亘古，万年不动，流动的是人生和世事。回想四十年前，再越过千年到杜甫，他也想不到千年以后，大地繁华——老百姓的房子也能如此华丽。

你去想象杜甫那个时代，茅草屋下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劳苦大众。对比今天，你的内心难道没有感激，没有感怀，没有恍若一梦之感吗？

# 第一次享受VIP服务

□ 余春明

VIP，一个新时代的符号，代表着“贵宾”的意思。在汽车站、火车站、宾馆等公共场所都有这种服务，一辈子做老师没享受过这种服务。想不到阴差阳错的一个突然变故，让我也享受到了这种服务。

话要从七月底说起，这天晚上我和几名文友小聚之后，晚上8时左右回家。我家住五楼，快到家时，手机响了一下，我拿起手机准备接听，一脚踩空，跌倒在四楼门口的休息台上。人蜷缩在那里，全身麻木。我以为到了家门口，拼命地敲门，想引起老太婆的注意，可是无人应答。直到老太婆打了多次电话，而我的手机不在手上，摔到好远，只听到手机响，才发觉不对头。出来的时候发现我已在楼下呻吟着，于是赶紧通知女婿、儿子、堂弟增援。

他们迅速赶到，打了120，快速送到县医院。经医生一番忙碌，没有发现病因，要留院观察。在院观察两个小时，快到凌晨两点钟的时候，他们催促转院。于是儿子、女婿、堂弟等人把我往市里送，经过一番斟酌考虑和资源挖掘，将我送往附属医院颈椎外科接受治疗。颈椎外科非常重视，很快查清楚这是颈椎损伤造成全身手脚失去知觉。经过一晚上手术前准备，第二天上午直接进行手术。手术完成得很成功，没住进重症监护室，直接住入病情观察室。经过两个多月的手术治疗，手术基本复原。但由于不固定的低烧和吃饭吞咽困难，所以一直在观察室没

有转移到普通病房，直到家人联系上海长征医院顶级颈椎专家。专家指出，病后并发症低烧及吞咽问题不是一下子能解决掉，还是应该趁早转入康复医院治疗。听取他们的建议后，我就准备往康复医院转。然医院病房僧多粥少，康复医院人满为患，病床一床难求，好不容易通过资源挖掘，联系到附属医院的康复医院四人间有一床位，建议暂时住入。

住进之后，病房嘈杂。有人聊家常，有人听抖音听到半夜两点，严重影响休息。没办法，只好争取住到两人间病房。两人间比较适合我的经济能力，但问题接踵而来。两人间的病友是一位母亲带着30岁的未婚儿子在住院。第一天的晚上相安无事，病人的母亲也很好相处，是个热心人。可是到了第二天晚上凌晨3点左右，为他儿子用九阳豆浆机打豆浆，弄完后接着又洗衣服。整整三四个小时病房里都“呼啦呼啦”不停地响，我没有机会睡觉。我女婿正好值班，找来护士交涉，护士也无可奈何。第二天我及时地向当班的护士反映情况，结果室友很难对付，意思说自己的生活习惯没办法改。接着晚上虽然没打豆浆，但照常凌晨四点起来洗衣服和做早餐。儿子值班也交涉了这种情况，第二天不知是良心发现还是某种原因，她自己主动将儿子转到三人间病房。

我这边也由于请的护工出了点问题。护工本来医院有，但我从湖口找来的老年妇

女。开始一名护工做得蛮好，由于家里紧急情况辞去没干。第二位还是从湖口找来的，由于双方面的原因吧，工作起来感觉到不是很热心。也可能是我作为病人心理敏感的原因，总觉得她不像对待亲人一样，缺乏爱心。有时甚至不把我当正常人对待，损伤我的尊严。无可奈何，也会发一点脾气。所以双方互不接受。

护工走了之后，一个机会，医生告诉我们VIP病房空缺，问我能不能进入？VIP房间比较宽敞，没有别人打扰，而我现在又没有护工，比较适合。孩子们觉得尝试一下，我也没有多大的意见，于是我就搬进了VIP病房。这个病房确实比较大，跟宾馆的双人间差不多，里面有两张床，一张家属睡的，一张病人睡的。里面基本设施包括沙发、小型冰箱、衣柜、饭桌都有，可以称得上是贵宾的待遇。住进来之后，心比较静，条件也比较好，虽然除宽敞的病房外，其他并没有享受什么贵宾服务，跟一般病人同等对待，我没有其他意见。能静就好，比较适合我这种康复的病情。

当然，漫长的康复不可能永远在这种舒适的环境下进行。但是，毕竟还是享受了一下，毕竟还有了一刻宁静的机会。前面的路还很远很远，我还是有信心，在家人们的协助扶持下走下去。

谢谢你！我的家人们！

谢谢你！VIP病房！